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澠水燕談錄 歸田錄

〔宋〕王闢之撰

〔宋〕歐陽修撰



新學堂

K 244.6

3

2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澠水燕談錄
歸田錄

〔宋〕王闢之撰
〔宋〕歐陽修撰

中華書局

A 679731



新學堂

171 87 4702

歸
田
錄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澠水燕談錄

〔宋〕王闢之撰

呂友仁點校

歸田錄

〔宋〕歐陽修撰

李偉國點校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7 1/4 印張·123 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11,350 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928 定價：0.82 元



點校說明

歐陽修歸田錄，內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事蹟、職官制度和官場軼聞等等，多係作者耳聞目睹，其史料價值是爲人們所公認的。

今存歸田錄版本，應以元刊歐陽文忠公集本爲最早，此書乃南宋周必大等人所編，是歐陽修文集較好的一種。過去商務印書館又曾用他本校以元刻本，印行涵芬樓本，宋人說部書歸田錄，今卽以此本爲校點底本。據該本校訂者夏敬觀跋稱：「此本依元刻文集本，校以宋槧文集本，其祠堂刻文集本及稗海刻本略有同異，皆附注之。又校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，足見夏氏已校過各種較早的本子。這次校點，先將夏氏校本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文集本及說郛本、稗海本等對勘，改正了夏氏校本中顯係誤抄誤排的一些地方。同時，又檢核了詩話總龜、職官分紀、皇宋事實類苑及玉壺清話、涇水燕談錄等宋人著作。這些書都曾引用歸田錄或與歸田錄有重文，如皇宋類苑引了今歸田錄一百一十五條中的近百條，職官分紀引了三十餘條等等。以這些書的引文與今本對勘，證明大多爲照抄原文，未始有意改之，而其異文亦多有優於今本者，可見這些書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歸田錄當時的面貌，故在這次校點中利用了這些書。

在宋編元刊文集本中，原有一些作者原注和編者夾注，這些夾注有時雖不免瑣細，但爲保持原貌

起見，仍予保留。至於夏敬觀的校語，雖亦甚可參考，因這次校點所用書已大大超出其範圍，故一併提出，而將其中的一部分寫入校記中，標明「夏校」字樣。

又，夏氏校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，發現所引十八則（實爲十九則，夏氏數漏），有兩則爲今本所無，遂輯出作補遺一卷附於後。這次檢核類苑等宋人書，又發現了不少歸田錄的佚文，今將這些佚文連同夏氏所輯兩條一併附於卷後，並作歸田錄佚文初探一篇，對歸田錄佚文的發生及與此有關的一些問題略作分析，以供參考。限於校點者的水平，無論在校勘、標點或輯佚方面，遺誤在所不免，敬祈讀者有以指正。

點校者

一九八〇年六月

自序

歸田錄者，朝廷之遺事，史官之所不記，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，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。有聞而誦余者曰：「何其迂哉！子之所學者，修仁義以爲業，誦六經以爲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備位朝廷，與聞國論者，蓋八年於茲矣。既不能因時奮身，遇事發憤，有所建明，以爲補益，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謗怒，叢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羣小。當其驚風駭浪，卒然起於不測之淵，而蛟鱷黿鼉之怪，方駢首而闖伺，乃措身其間，以蹈必死之禍。賴天子仁聖，惻然哀憐，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賜其餘生之命，曾不聞吐珠銜環，效螭雀之報。蓋方其壯也，猶無所爲，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終負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費大農之錢，爲太倉之鼠也。爲子計者，謂宜乞身於朝，退避榮寵，」而優游田畝，盡其天年，猶足竊知止之賢名。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決，此而不思，尚何歸田之錄乎！余起而謝曰：「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，吾其歸哉，子姑待。」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修序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退避榮寵 夏敬觀校（以下簡稱夏校）：祠堂本有夾注：「一作遠引疾去，以深戒前日之禍」十三字。

目錄

自序

卷一

卷二

佚文

附錄一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夏敬觀跋

附錄二 歸田錄佚文初探

附錄三 主要參攷書目

一
二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九
十

歸田錄卷一

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，至佛像前燒香，問當拜與不拜，僧錄贊寧奏曰：「不拜。」問其何故，對曰：「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」贊寧者，頗知書，有口辯，其語雖類俳優，然適會上意，故微笑而領之，遂以爲定制。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議者以爲得禮。

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甚精，都料匠預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。人怪而問之，浩曰：「京師地平無山，而多西北風，吹之不一百年，當正也。」其用心之精蓋如此。國朝以來木工，一人而已。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。有木經三卷行於世，世傳浩惟一女，年十餘歲，每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，如此踰年，撰成木經三卷，今行於世者是也。

國朝之制，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，有國以來百年，不試而命者纔三人：陳堯佐、楊億、及脩忝與其一爾。

仁宗在東宮，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，其居在宋門外，俗謂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側，號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師，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，飲於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將有所問。使者

及門而公不在，移時乃自仁和中飲歸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與公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託何事以對？幸先見教，冀不異同。」公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則當得罪。」公曰：「飲酒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。」中使嗟歎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使者具如公對。真宗問曰：一作公「何故私人酒家？」公謝曰：「臣家貧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，賓至如歸，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爲宮臣，恐爲御史所彈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爲忠實可大用。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後章獻皆用之。

太宗時親試進士，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。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，皆有時名，庶幾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遲（一）。會言事者上言：「舉子輕薄，爲文不求義理，惟以敏速相誇。」因言：「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，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。」太宗聞之大怒，是歲殿試，庶幾最先進卷子，遽叱出之。由是何爲第一。（二）

故參知政事丁公、度晃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，喜相諧謔。晃因遷職，以啓謝丁，時丁方爲羣牧判官，乃戲晃曰：「啓事更不奉答，當以糞壑一車爲報。」晃答曰：「得壑勝於得啓。」聞者以爲善對。

石資政中立好諧謔，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。嘗因人朝，遇荆王迎授，東華門不得入，

遂自左掖門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語言，問石云：「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？」石方趣班，且走且答曰：「祇爲大音梅王迎授。」聞者無不大笑。楊大年方與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於一隅。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：「止於坐隅，貌甚閑暇。」石遽答曰：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臆。」

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：馮相道、和相凝同在中書，一日，和問馮曰：「公靴新買，其直幾何？」馮舉左足示和曰：「九百。」和性褊急，遽回顧小吏云：「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」因詬責久之。馮徐舉其右足曰：「此亦九百。」於是烘堂大笑。時謂宰相如此，何以鎮服百僚。

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，其事甚怪。錢公後傳楊大年，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。仲簡，揚州人也，少習明經，以貧傭書大年門下。大年一見奇之，曰：「子當進士及第，官至清顯。」乃教以詩賦。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閣待制以卒。謝希深爲奉禮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見則欣然延接，既去則歎息不已。鄭天休在公門下，見其如此，怪而問之，大年曰：「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壽爾。」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，以啓事謁見大年，有云：「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，解組不顧，公其如蒼生何！」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，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由是知名。

太祖時，郭進爲西山巡檢，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，將有異志者，太祖大怒，以其誣害

忠臣，命縛其人予進，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，謂曰：「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贖爾死，當請賞爾一官。」歲餘，其人誘其一城來降。進具其事送之於朝，請賞以官。太祖曰：「爾誣害我忠良，此纔可贖死爾，賞不可得也！」命以其人還進，進復請曰：「使臣失信，則不能用矣。」太祖於是賞以一官。君臣之間蓋如此。

魯肅簡公立朝剛正，嫉惡少容，小人惡之，私目爲「魚頭」。當章獻垂簾時，屢有補益，讜言正論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^{〔三〕}太常謚曰「剛簡」，議者不知爲美謚，以爲因謚譏之，竟改曰「肅簡」。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，同在中書，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，而魯尤簡易，若曰「剛簡」，尤得其實也。

宋尚書祁爲布衣時，未爲人知。孫宣公爽一見奇之，遂爲知己。後宋舉進士，驟有時名，故世稱宣公知人。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：「近世謚用兩字，而文臣必謚爲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謚曰『宣』，若『戴足』矣。」及公之卒，宋方爲禮官，遂謚曰「宣」，成其志也。

嘉祐二年，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。罷樞密使當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，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爲故事。^{〔四〕}真宗時，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、參知政事，節度使當降麻，而朝議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，乃降麻，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，

又不降麻。蓋無定制也。

寶元、康定之間，余自貶所還過京師，見王君貺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歸。余時在坐，見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，呈榜子稱「不敢求見，舍人遣人謝之而去。」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禮已廢。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，望見舍人，呵引者即斂馬駐立，前呵者傳聲「太尉立馬」，急遣人謝之，比舍人馬過，然後敢行。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，遂入翰林爲學士，見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復如當時，與學士相逢，分道而過，更無斂避之禮，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。^{〔五〕}舊制：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。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止置馬軍指揮使、步軍指揮使，^{〔一〕}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，侍衛一司自分爲二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。五代軍制已無典法，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。

國家開寶中所鑄錢，文曰「宋通元寶」，至寶元中，則曰「皇宋通寶」，近世錢文皆著年號，惟此二錢不然者，以年號有「寶」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太祖建隆六年，^{〔六〕}將議改元，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，於是改元乾德。其後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，以問學士陶穀，穀曰：「^{〔七〕}此僞蜀時年號也。」因問內人，乃是故蜀王時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歎宰相「有之字寡聞也。」^{〔八〕}

仁宗卽位，改元天聖，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，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，於文爲「二

人，以爲「二人聖」者，悅太后爾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爲明字於文「日月並」也，與「二人」旨同。無何，以犯契丹諱，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，是時連歲天下大旱，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元曰寶元。自景祐初，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，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，至寶元亦然。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惡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復加於尊號。而好事者又曰「康定乃謚爾」。明年又改曰慶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、九，於是又改元曰皇祐，猶景祐也。六年，日蝕四月朔，以謂正陽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復，又改元曰嘉祐。自天聖至此，凡年號九，「九」皆有謂也。

寇忠愍公準之貶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貶衡州副使，又貶道州別駕，遂貶雷州司戶。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，丁當秉筆，初欲貶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語馮曰：「崖州再涉鯨波，如何？」馮唯唯而已。丁乃徐擬雷州。及丁之貶也，馮遂擬崖州，當時好事者相語曰：「若見雷州寇司戶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比丁之南也，寇復移道州，寇聞丁當來，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於境上，而收其僮僕，杜門不放出，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。

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剛勁寡合。有惡之者，以事譖之。大年在學士院，忽夜召見於一小閣，深在禁中。既見賜茶，從容顧問，久之，出文藁數篋，以示大年云：「卿識

朕書蹟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嘗命臣下代作也。」大年惶恐不知所對，頓首再拜而出。乃知必爲人所譖矣。由是佯狂，奔於陽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顧無比，晚年恩禮漸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，在中書最爲賢相。嘗謂：「大臣執政，不當收恩避怨。」公嘗語尹師魯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！」聞者歎服，以爲名言。

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，有大臣體。嘗曰：「吾爲相無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報國。」士大夫初聞此言，以謂不切於事。及其後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，或收恩取譽，屢更祖宗舊制，遂至官兵冗濫，不可勝紀，而用度無節，財用一作力匱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迹其事，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，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。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識慮之精。

陶尚書穀爲學士，嘗晚召對，太祖御便殿，陶至望見上，將前而復却者數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穀終彷徨不進，太祖笑曰：「此措大索事分！」顧左右取袍帶來，上已束帶，穀遽趨入。

薛簡肅公知開封府，時明參政鑑爲府曹官，簡肅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輔期之。其後公守秦、益，常辟以自隨，優禮特異。有問於公「何以知其必貴」者，公曰：「其爲人端肅，其言簡而理盡。凡人簡重則尊嚴，此貴臣相也。」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。時皆服公知人。

臘茶出一作盛於劍、建，〔一〇〕草茶盛於兩浙，兩浙之品，日注〔二〕爲第一。自景祐已後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製作尤精，囊以紅紗，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，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爲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。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，講春秋左氏傳，每至諸侯淫亂事，則畧而不說。上問其故，賈以實對。上曰：「六經載此，所以爲後王鑒。」一作監戒，何必諱？」

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、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。中書以丁節度使，召學士草麻，時盛文肅爲學士，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

寇忠愍之貶，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，自盛文肅以下皆坐斥逐，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，丁晉公憐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，獨於大年能全之，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。

太祖時，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，與兵三千而已，然其齊州賦稅最多，乃以爲齊州防禦使，悉與一州之賦，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，所爲多不法。久之，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。太祖召百姓人見便殿，賜以酒食慰勞之，徐問曰：「自漢超在關南，契丹人寇者幾？」百姓二字一作對曰：「無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往時契丹人寇，邊將不能禦，

河北之民，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孰與契丹之多？」又問訟女者曰：「汝家幾女，所嫁何人？」百姓具以對。太祖曰：「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家富貴！」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「汝須錢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？」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「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

仁宗萬機之暇，無所翫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爲神妙。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，上亦頗佳之，乃特爲「清淨」二字以賜之，其六點尤爲奇絕，又出三百點外。

仁宗聖性恭儉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唾壺孟子，素甕盞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絕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絕也。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。

陳康肅公堯咨善射，當世無雙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嘗射於家圃，有賣油翁釋擔而立，睨之久而不去。見其發矢十中八、九，但微頷之。康肅問曰：「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」翁曰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康肅忿然曰：「爾安敢輕吾射！」翁曰：「以我酌油知之。」乃取一葫蘆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瀝之，自錢孔入而一作而人錢不濕，因曰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